

刘文勇 著
〔香港〕

香
港

的

早

晨

Xianggang de Zaochen
LIU WEN YONG ZHU

香 港 的 早 晨

香港
的
早晨

刘文勇／著
〔香港〕

I247.5
1616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港的早晨/刘文勇著. -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
1997. 8
ISBN 7-5006-2525-1

I. 香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9737 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香港华通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6.75 印张 2 插页 328 千字

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 册 定价 22.00 元

作者声明：

本小说的故事与人物，全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巧合。

第一章

汽笛一声长啸。

从天云峰市开往广州的天云峰 208 客轮，眼看就要启航了。突然，客舱内爆发了一场冲突：船上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，气势汹汹要没收一位大学老师的“往来港澳通行证”，以致即将启航的轮船，停住了……

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七年的四月。

此刻，正是南国的初夏，久旱不雨，闷热难当，炎炎烈日，射在滔滔的西江水上，连平日透凉混浊的江水，也变得清澈透绿，散发着热气。

此刻中国大陆的政治气候，虽是春回大地，艳阳高照，但“文革”留下的余寒，仍未尽消。

天边，乌云密布，天将下雨。

客舱内，热得像个蒸笼。

汗味、烟味，加上热气，令乘客们大皱眉头，虽然所有的窗户

大开，但一丝风也没有。

三等客舱内，小卖部前，只有一把落地大风扇，发出呼呼啸叫，摇头晃脑，驱散舱内的闷热。从天云峰市开往广州的内河轮船，三等客舱，已算是上等舱了。这个年头，客舱内能有这样一把风力强劲，风向所指令人炎热顿消的大风扇，乘客们已感心满意足了。

冲突，恰恰就发生在这把风扇上！

本来，大风扇正以一百八十度角，左右摆动，把阵阵凉风吹向客舱内的乘客，让乘客们公平地分享。

突然，一位身材健硕，浓眉大眼的后生仔，托着一箱“可口可乐”，噤噤地走进客舱。后生仔虽然只穿一件印上“红卫兵”三个褪色大字的背心，但由于托着一箱饮料，又是步履如飞，黝黑的前额，也已大汗淋漓。此人叫封卫文，是客轮上小卖部的临时工作人员，年方二十五岁。封卫文原名封立德，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他觉得立德二字带有“三从四德”的封建色彩，便革了自己名字的命，改了一个革命性的名字：卫文。卫文者，誓死捍卫文化大革命之谓也！

封卫文把饮料搁下，用左手背擦擦额上的汗水，随即伸出右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关掉正在左右摇头晃脑的大风扇摇摆按钮，接着又提起大风扇，让大风扇来个“向后转”对着自己吹。

大风扇旋转着，发出呼呼的风响，吹得封卫文惬意地眯缝着大眼睛，黑发飞舞，两道粗黑的浓眉，也快活地挤成一团了。

封卫文这突如其来的动作，使得正分享着凉风的舱内乘客

愤愤不平。

有人横眉怒目，有人扬声喝止：

“喂，怎么能这样呢？风扇，应该大家吹嘛！”

“对！”

“把风扇转过来！”

.....

客舱内的乘客，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。

封卫文却纹丝不动，依然惬意地眯缝着眼睛，独享清风，大有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气势。

这时，最靠近大风扇的一位老工人，大概由于他刚刚提了一个沉沉的工具箱上船，累得汗流如雨，比任何人都需要凉风，大概也由于众人的议论声助威，他眼看封卫文对大家的责难毫不理睬，便站起身来，用他那只长满老茧的大手，熟练地提起风扇，又让风扇来个“向后转”！接着，扭开旋转钮，大风扇又按照先前的样子，把阵阵清风，公平地吹向广大的乘客了。

“你，你胆敢移动风扇！”封卫文两道浓眉一扬，豹眼一瞪，厉声喝道：“快把风扇给我转回来！”

老工人岿然不动。

“风扇是给大家吹的！”

“不能那么霸道！”

“你不要滥用职权！”

.....

众乘客亦纷纷插嘴，主持公道。

“风扇是船上的，老子要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你们管不着！你们的眼睛瞎了，看不见老子热得像火烧！”封卫文又对老工人威胁道，“你识趣的，快把风扇给我转过来！”

老工人蔑视地把头转向一边，对封卫文不屑一顾。

封卫文霍地站起来，冲向老工人，一个大巴掌，朝着老工人的脸上打去。

“不要打人！”陡地，坐在老工人后面的一位中年人，一个箭步迎上前来，一把抓住封卫文的手腕，使封卫文的大手掌，在快打到老工人的脸上前，停住了！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卡了壳一样。

封卫文冷不防有此一着，横眉怒目，转头一看，怔住了，睁圆的大眼，放射出两道凶光，直射那制止他打人的中年人。接着，便冲向那中年人，阴阳怪气地厉声骂道：

“我以为是哪路英雄好汉！嘿嘿，原来是牛鬼蛇神！你、你这个摘帽右派，反动文人哪，你、你要去……去香港叛国投敌！还敢来做架梁！”

封卫文这几句话，使得船上的气氛立时紧张起来，乘客们都默默地打量着这个被封卫文骂为“牛鬼蛇神”、“摘帽右派”、“去香港叛国投敌”的中年人。

其实，此人倒不像封卫文骂的那么像个妖魔鬼怪，相反，却有一股英气：他宽肩膀，身材修长，国字脸，两道漆黑的长眉，一双聪敏沉思而略带忧郁的眼睛，笔直的鼻梁，整齐的牙齿，眉宇间，有一种文人特有的气质，又有一股久经风霜的韧性。此刻，他显然被封卫文的横蛮无理激怒了，涨红着脸，厉声反驳道：

“我到香港去，是经过政府批准的！”

“杨文青！文化大革命斗得你还少吗？你今天竟敢翘尾巴！老子先没收你的港澳通行证，看你还能不能到香港去叛国投敌！”

“你胆敢无法无天！”杨文青亦不示弱。

“老子今天豁出去，也要把你压一压！不能让右派翻天！”封卫文边说边冲向杨文青，伸手就要抢杨文青的挎包。

大概由于封卫文那几句尖刻的话语，特别是“投敌叛国”、“牛鬼蛇神”，使得不明就里的乘客不敢贸然多管闲事，也许明哲保身的观念在作怪，也许……此刻，船舱内的乘客都面面相觑，一下子静默下来。有的人还以怪异的目光，打量着杨文青，好像在看一个奇异的怪物。

“呜——”恰在此时，汽笛一声长鸣，轮船要启航了。

杨文青眼看封卫文向自己扑来，连忙一闪身，跟着一个箭步，冲向舱门。

身材高大的封卫文，像一头被激怒了的猛虎，霍地一转身，来一个“饿虎擒羊”，扑向杨文青。

杨文青一闪身，躲在一旁，拔脚就走，走到船边，纵身一跃，跳到码头上。

封卫文往前一跃，一脚踏中杨文青邻床的一位年轻小姐放在通道旁的两个瑶族长鼓，一个踉跄，险些摔了一跤。

邻床小姐的瑶族长鼓，无意中救了杨文青，给了杨文青一个脱身的机会。

十多年前，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，曾荣获校运会百米短跑季军的杨文青，一跳码头上，立刻便以勇夺校运会百米短跑季军似的速度，像一颗子弹，疯狂“射”向岸上。

从客运码头到岸上，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，不少于一千米，先是水泥地，后是码头石级，场面宽阔。

此刻，烈日下，码头上，确确实实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短跑竞赛：跑在前面的身材修长，身手敏捷，曾经短跑训练，似一颗轻快的手枪子弹，往前飞射。

紧跟在后面的，身躯高大，皮肤黝黑，步幅宽阔，像一颗巨型炮弹，向前喷射。

客轮，停住了。

客轮内，码头上，数百双眼睛，目睹这一场追逐赛。

船长，还有几个看热闹的乘客，也跟着从船上走下来。

此刻，在码头的堤岸上，正有几个人，簇拥着两位干部模样的人，在研究天云峰港的扩建问题。

为首一人，中等身材，宽肩阔背，名蔡柏强，天云峰市外贸局长兼天海进出口公司总经理。他毕业于南疆大学，是杨文青的学生。

站在蔡柏强身旁的是港务局局长。他正向蔡柏强介绍扩建中的天云峰港码头。

“抓住他！不能让这个脱帽右派到香港！”封卫文边追边叫，气急败坏，汗流如雨。

杨文青气喘吁吁，浑身湿透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

这两个人的追逐战，让站在岸上的两位干部看见了。

跑在前面的杨文青，低着头，快要跑到两位干部的面前时，蔡柏强一眼就认出杨文青，连忙大声问：

“杨老师，什么事？”

杨文青抬起头来，看见蔡柏强，仿佛一个快要溺死的人看见了一个救生圈，连忙冲上去，胸脯急剧地起伏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刚才在船上发生的一切作了说明。

这时，随后赶来的几位乘客，特别是那位在杨文青邻床的小姐，也纷纷向人们诉说刚才发生的事情。

在众人的指责下，封卫文浑身冒汗，低着头，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。

蔡柏强向港务局长介绍：“这位杨文青老师，是我在南疆大学读书时的老师，也是一位作家，他到香港去继承遗产。”

蔡柏强和港务局长经过一番商议后，港务局长对 208 客轮船长说：

“杨老师是经过政府批准赴香港继承遗产的，不能随便没收他的通行证。小封这个人，还是造反派那一套，无法无天！前几天打架闹祸，现在又破坏党的政策。我看，先让他离船停职反省，再作处理！”

船长点点头，领着封卫文走向航运局大楼。

杨文青感激地伸出手来，和港务局长、蔡柏强热烈握手，感慨地说：“如果不是碰到你们，我今天准会吃眼前亏！”

蔡柏强笑笑道：“杨老师一向有正义感，碰到不合理的事情，

敢于挺身而出。”

杨文青道：“我一向就吃这个亏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蔡柏强、港务局长哈哈大笑。

“这样的人，并不多见！”不知有谁，感慨地补充了一句。

“呜——”汽笛一声长鸣。

天云峰 208 轮，终于启航了。

雪白的船头，划破碧绿的江水，留下一串白色的浪花，顺流向东，飞驰而去。

到了深夜，雷鸣电闪，雨暴风狂。

天云峰 208 轮，在暴风雨中破浪前进。

漆黑的天空，轰地响起了一声炸雷，把杨文青吵醒之后，他再也无法入睡了。

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，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。

此刻，一道银色的闪电划破夜空，接着而来的是一股猛风，雨点“砰砰”地敲打在玻璃窗上，使人更难以入睡。

杨文青闭着眼睛，躺在铺位上，思潮起伏……

是风雨使人愁，还是日间所发生的风波，使杨文青躺在舱位上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

“脱帽右派、反动文人、到香港投敌叛国……”日间封卫文的吼叫声，在脑海里回荡着，人们以怪异和询问的眼光望着自己的情景，还历历在目。

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几十年的喜怒哀乐，几十年的生命历

程，如同一个一个巨浪在脑海里腾涌……

“咯！……”突然，睡在杨文青隔邻床铺的一位老人，突然呕吐起来，散发着腐臭气息的秽物，一下子像决了堤的水一样，从嘴里喷出来，溅得杨文青整个上身都是。

杨文青马上把老人扶起来，敏捷地把自己喝茶的口盅递给老人。

老人在杨文青的搀扶下，呕吐完了。

睡在老人旁边的年轻小姐也醒过来。她看见老人把杨文青的上衣都弄脏了，连忙拿来毛巾，要替杨文青揩擦。

“没关系，等一会，我自己去洗洗就可以了！”杨文青谢绝了那位小姐的帮忙，关切地问老人：“你觉得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头，好像有点热。”老人说。

杨文青用手摸摸老人的前额，说：“是有点发烧！”接着便替老人把把脉，“大概偶感风寒吧！我替你针灸一下，再吃两颗感冒药就好了。”

杨文青从挎包里拿出一瓶药丸，用开水给老人吃了两颗，同时用随身带的银针，熟练地在老人的头部几个穴位扎了几针。

不一会，老人的脸色从苍白渐渐变成红润，两眼从茫然变得有神，显然杨文青的医术发生了作用。

杨文青往盥洗室洗干净上衣，换了一件白衬衣回来，老人正坐在床上喝开水。

杨文青打量一下老人，这是一位仪表不凡的长者，高高的个子，身穿一套米色猎装，一头浓密的头发梳向脑后，一双略小的

眼睛炯炯有神，花白的眉毛，高鼻梁，大鼻子，与他那略微有点厚的嘴唇，配衬得十分得体。他的样子庄重而带点威严，整个相貌有一种不凡的气度，一看上去，就使人感到这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大概有六十多岁了。

“杨先生，太感激你了！”老人的身旁，响起一道银铃似的嗓音。

杨文青抬头一看，只觉眼前一阵闪亮，他也好像看到一道彩虹，绚丽夺目。这个小姐，实在太漂亮了！她那双秋水盈盈的眼睛，在微弱的灯光下，喷射出两道清丽的光芒，线条分明的红唇，竟酷肖已故影星玛莉莲·梦露，瓜子脸，秀发垂肩，脸色白润，一笑起来，露出两个天真而迷人的酒窝，一件墨绿色的T恤衫，一条牛仔裤，把她那丰挺健美的胸部和美丽的长腿的线条都勾勒出来了。她的眉宇间，有一种无忧无虑的风韵，有一种端庄秀丽的气质，这风韵，这气质，在一般少女的脸上，是看不到的。

杨文青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似地看着眼前这位靓女，凭着他几十年的生活经验，他心想：“老人和小姐，并非等闲之辈！”

果然不出杨文青所料，这位叫张洪的老人，是香港华宇食品集团董事局主席，少女是他的外孙女江雪明，台湾一加拿大天华机械集团总裁江天华的独生女儿，掌上明珠。她的母亲是三十年前，名震广东广西誉满港澳东南亚的粤剧名旦张丽明。

这个江雪明，也就是今天封卫文要擒拿杨文青的时候，一脚踩中的那两个瑶族长鼓的主人，无意中救了杨文青的人。

江雪明，一位亿万富豪的掌上明珠，为什么会带两个瑶族长

鼓回香港？

原来江雪明的父亲江天华，原籍广西十万大山的少数民族聚居地——象州。他原是国民党的空军机械工程师，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军赴台，一直在军中机械厂任厂长，十多年前退役，创办天华集团，生产、经营大型机械设备，是台湾有数的几个机械集团之一。江天华发妻彭金凤，本是大瑶山瑶王之爱女，江天华一九四九年只身赴台，留下了彭金凤在桂林，后来回大瑶山定居。江天华在海外与张丽明结婚，生下了江雪明。江天华是个念旧的人，而张丽明也深明大义，气量宽宏，甚至怂恿江天华回瑶山去探望为他苦守了二十多年的彭金凤，江雪明也随同前往，拜见了“大妈”，一时在大瑶山中传为佳话。

江雪明从小跟随母亲在港台两边走动，三年前，考入香港大学中文系，攻读中国文学。她尤其喜爱文学创作，曾在报刊发表过不少散文、诗歌。也许是出于兴趣，也许是对故乡的恋念，江雪明十分关注广西文坛的动向。因为外公张洪的食品集团在天云峰市有一个生产基地，每月都派人往返于香港天云峰之间，江雪明还特地托外公的伙计，为她订阅一份《南疆文学》月刊。去年，跟随父亲回瑶山探望大妈的时候，她还诗兴大发，写下了组诗《梦绕瑶山》。她非常欣赏瑶山的长鼓舞，这次回广西，还特地从大瑶山带回了两个长鼓。没想到，这两个长鼓，竟成了杨文青的救命之物！

江雪明不仅长相俏丽，丽质天生，而且能歌善舞，有一副清亮的嗓音。去年，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，曾出二百万港币片酬，想

请她拍部电影，饰演女主角，但江雪明的小姐脾气十足，她不喜欢做的事，即使用上巨型拖车，也不能把她拖动分毫。她婉言谢绝了导演的好意。

经过一夜暴风雨的冲刷，西江水变得混浊了，沸腾了，膨胀了，湍急了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咆哮着，把 208 轮从西推向东。

一缕鱼白色的晨光，从窗口透进来，天亮了。

轮船上的广播喇叭也播出了晨曲。

杨文青、张洪、江雪明都睡意全消。

也许是出于领导的指示，也许是对封卫文昨天的行径表示歉意，船长一早就送来了早餐。因为看到杨文青与张洪、江雪明这么亲热，特地给他们送来三份热腾腾的鳊鱼粥、炒牛肉河粉，而且还坚决不收钱。

用过早餐，张洪的脸色渐渐红润，双目炯炯有神。他笑笑对杨文青说：“这一次，是托你的福，才吃上这一顿鳊鱼粥。在香港，也难得吃到这么新鲜的鳊鱼粥呢！”

“哪里话，是船长太客气了。”杨文青谦逊地说，“老先生，你身体没什么了吧？”

“没什么了。”

“我还没有请教老先生贵姓呢。”

“小姓张。”说着张洪递给杨文青一张名片。

杨文青接过名片，仔细看看，只见上面写着几个头衔：“香港华宇国际食品集团董事局主席、香港南海旅港同乡会名誉会长张洪”。

“啊，你是张洪会长！”杨文青叫了起来。因为杨文青也是南海人，他的父亲杨柳青是香港南海旅港同乡会的副会长。南海同乡会与县侨联，每月都出版一本名为《南海乡音》的月刊。其中南海县在港有成就的杰出人物，这本《南海乡音》经常有介绍，而杨文青的一个表弟，就是《南海乡音》的总编辑，经常寄《南海乡音》给杨文青看。因此，张洪的名字，杨文青早有所闻，他知道，南海县在港有成就的同乡中，张洪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尤其是去年，张洪曾出资为南海县中学盖了一幢教学大楼。据说，县里曾建议把这幢大楼命名为“张洪大楼”，但张洪坚决不同意。最后，取名“育英”楼，取其培育英才之意。张洪的家乡，位于南海县与三水县交界的一个偏僻村落，三面环水，交通十分不便，文化大革命前，张洪就曾默默地捐出三百万港元，为家乡修了一条路，筑了两座小桥，从根本上改善了家乡的交通。村里喝水难，张洪又为乡亲们建了一个小水库，还为村里的五保户，建了个“敬老院”……张洪处事一向低调，为家乡做了一系列的好事，过去他是秘密地进行，用他的话来说是“不想曝光”，直到南海同乡会与侨联办了份《南海乡音》，记者们一下子竟把张洪为家乡所办的好事曝了光……

“你，你就是为县一中盖了座教学大楼的张洪先生？我也是南海人，去年暑假回乡，我还参观过那幢大楼的电脑室呢！”杨文青看过张洪的名片，以惊喜而敬佩的目光望着张洪说。

张洪微笑着，没有做声。

“是的，我外公还想不让别人知道呢！”江雪明以清亮的嗓音